

掌葉蘋婆

◆執金剛神

長廊盡頭，教學大樓臨窗種著一排壯美的喬木，十幾年來，樹幹拼命向天怒長，以千葉萬葉托住天空，枝條默默伸展，樹影不知不覺已悄悄刻鏤在窗玻璃上，掩映成一大片的窗花。

窗外的這一切，安靜地發生，猶如春雨，潤物細無聲。

喬木凝視著一批又一批來了又去的學生們。窗內，木頭椅上曾坐過一群聰慧機靈、勇敢無畏的男孩們，那時，自己踩著高跟鞋，從容優雅地高據台前，傳遞抽象的知識，台下小行星般的學子們，眼神閃爍著星芒。

物換星移，如今的這群，目光固著，或走神幻遊虛空、或泅泳課本黑海、或與藍光彼端的盟友奮勇抗敵，作殊死啞戰。我腳蹬布鞋，像衛星巡繞課桌間，只為拯救快被黑洞吞噬的黑色球體們。課堂，成為平行時空。

初春，微冷，孩子們都把窗戶關上了，枝上的綠光閃爍著初見人世的新鮮，蠢蠢欲動，但無人欣賞。

忍不住往深海丟顆石頭，探問：「你們知道窗外那棵樹的名字嗎？」

有人抬頭，「不是叫臭臭樹嗎？」

「不，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——掌葉蘋婆」

「什麼樹？什麼屁婆？」石頭掀起一陣笑浪。

樹名，是好幾年前一個男孩告訴我的，我好奇詢問：「有誰知道窗外那棵樹的名字啊？」他熱情回應：「掌葉蘋婆，來自熱帶的印度，果實可以炒來吃哦！」在當年還沒有估狗大神降臨的年代，他竟然可以馬上輸出即時訊息，令我驚喜不已。

但另一次讓我更難忘的經驗是驚嚇，坐在第一排的他，緊貼著講桌，上課時從抽屜裡拎出一條吐舌信的小蛇，眾聲喧嘩，我大驚失色，深吸一口氣，往後退一大步防禦，走闖江湖和青少年過招多年，練就一身膽識，惟怕蛇類陰物，當下喝止他繼續弄蛇炫技，勒令攜蛇離開，男孩杏眼一睜解釋：「蛇的牙齒已經被我拔掉了，不會咬人，這是我週日去基隆山上抓到的戰利品！」

男孩著迷研究蛇類，野外獵奇當成寵物養，蛇類似也感受到他的熱情，化作繞指柔。然而，也有難以馴服野性的受挫經驗，偶見他收假回校，手臂上被層層繃帶包纏，就知道他被蛇吻了。

即使被所愛之物反噬，男孩的眼神依舊璀璨，藏著足以讓他發光發熱的小宇宙。

已經好幾年不曾見過那樣的眼神了！

藏在抽屜裡的秘密不再是一條蛇、一本金庸小說、一段待續的圍巾，而是虛擬的戰場，不需要信念和意志，人人可當英雄。可是，戰士們的眼神為何在離線

後，都是空洞而迷茫的呢？

渴望有騷動。如果樹上有幾隻猴子晃蕩，也許能讓低著頭的孩子們，看看季節，看看這世界。

上課鐘一響，疾步走在長廊上，總期盼會出現幾隻猴子拉長雙臂，活潑地在樹杈間自由來去的熱帶畫面。那幾棵黝黑剛直的大樹，太寂寞了。但關於猴子攀躍枝頭的想像，終究只是心頭自行勾勒的奇幻風景，現實裡，只有蒼白陰鬱的高中生，等待一題又一題的選擇題。

離線後的孩子們回到地球後，明顯適應不良，喜怒哀樂都失去張力，淡漠到不得體，面對壓力時，呼吸開始窘迫，嚴重缺氧，難道是在另一個異次元空間被異化了嗎？

課後，一個孩子發出求救訊息，他說：「最近一直有跳樓的衝動，旁邊太多人讓他焦慮，無法呼吸……」肅然傾聽，問他：「為什麼有這樣的念頭？」他苦笑：「覺得自己什麼事都做不好，很失敗！」17歲的孩子，這階段所謂的成功失敗不過是成績上的數字，但對於來自低收入家庭的他而言，卻意味階級翻轉的無望。我帶領著他想像未來：「一輩子很長，不擅長讀書不代表你沒有能力做其他的事，想想看，如果你現在放棄了，是不是就沒機會看到大觀園？！」孩子點頭微笑，答應去找專業醫師談一談。目送他離開的背影，我知道，有些根本的問題無法解決，關於文化資產、知識階級……

跨越階級是申論題，需要很多閱讀和資源的支撐，才能下筆如有神；學習則是選擇題，但滑世代的選擇往往令人無言。於是，教室裡也開始翻轉學習模式。

從調整行軍式的整齊座位開始，在上課鐘響後排成四張一組相看兩不厭的討論桌形，於是張三李四，牛驥同皁，根據發下的課文討論單，交換著彼此的看法觀點，老師像猴子般，靈活跳躍於擁擠交錯的桌椅間，回答各組的叩問，並傾聽學生們討論的狀況，適時鼓勵內向者發言。而後的上台分享發表，才真的是考驗的開始。一堂課下來，汗流浹背，像落水的渡者。

問題來了，在升學的殺戮戰場上，弱肉強食，只有競爭關係沒有合作精神，一旦涉及到分數，在討論中掌控主場的績優生質疑：「同組勞逸不均，分數相同不公平。沒有板書，沒有畫重點，無法判斷同學的發言是不是標準答案，為什麼要浪費時間聽同學的想法？」更有戲謔的挑釁：「老師都不用上課，好輕鬆！」他們在升學的焦慮中，看不見思辨的價值，或者說，他們不相信自己。

我相信自己，價值和信念讓我無畏。

不禁想起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釋迦牟尼，在靈山會上靜默不語，捻起一朵優曇婆羅花，微微一笑，眾人不知所以，只有迦葉尊者，微笑以對。

而教室外，沒有菩提樹，只有同樣來自印度的掌葉蘋婆，沒有道可悟，我笑自我笑，眾生愚鈍，難矣哉！

於是，夜裡多了一個徹夜未眠的公主，苦思策略，召喚每個晚上新生，白天死去的幻影。

習於被餵養的鴨子們，仍然嘎嘎叫個不停，面對不同品種不同學習力的鴨群，端出心智圖、表格、影片等不同飼料，引導路徑、交替餵養。羽翼未豐的雛鴨，能不能化為大鵬鳥呢？時間會給我答案嗎？

一個考上頂大的學生回來告訴我：「謝謝老師那些討論單，讓我在頂大強者的世界，可以言之有物，不會自卑。」

這是來自菁英的反饋。但是，我更關注來自勞動階級的那群孩子，是否，他們也能長出御風而行的翅膀？

望著窗外的掌葉蘋婆，樹身直抵五樓，繼續朝天，片片刀葉像金剛杵，恍惚間，樹身似幻化成執金剛夜叉，監看著教室，守護著人間道場，對我，微微一笑。

◆香蘋婆

暮春時節，雨勢暫歇，掌葉蘋婆刀葉落盡，星狀紅色小花佈滿天際，像蛇身腥臊的臭味滑進教室、緊黏鼻腔。

對味道特別敏感的孩子，開始反胃頭暈，即使關上窗戶，味道仍揮之不去，彷彿黏住皮膚，成為這裡的孩子共同的記憶。

「臭臭花又開了！臭死了，為什麼不砍掉？！」有人忍不住鼓譟。

「噁心死了，好像腐屍味，我要去抗議，可以打 1999 嗎？」把 1999 當公用電話打的學生大聲嚷嚷。

我恐嚇他們：「萬物皆有靈，你們不怕得罪樹神，影響考運？！」

孩子們噤聲不語。我在心裡偷笑。

和同事漫步樹下小徑，朵朵紅艷的圓錐小花飄然落下，同事說：「這花真奇妙，極端矛盾的組合，既美又臭，聞著聞著，也就習慣了。」

聞著聞著，也就習慣了。聽來令人心驚，難道我是在鮑魚之肆中？

蘋婆樹幹上附生了串串蝴蝶蘭，姘紫嫣紅，春色搖曳。但在鋪天蓋地的屎味下，再美的蘭花，也黯然失色。

一直很喜歡王菲唱的「幽蘭操」這首歌。

**蘭之猗猗，揚揚其香。眾香拱之，幽幽其芳。不采而佩，於蘭何傷？
以日以年，我行四方。文王夢熊，渭水泱泱。采而佩之，奕奕清芳。
雪霜茂茂，蕾蕾於冬。君子之守，子孫之昌。**

如果環境惡劣到連眾香拱之的蘭花都無味了，君子還能堅持信念嗎？

教師這個行業，背負著聖人志業的包袱，有著「應該」怎樣的道德期待。

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，不過是自利的選擇，在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背後，其實是希望得到別人的肯定、提升社會地位，讓自己覺得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。聖人的犧牲奉獻、大公無私，只是少數「利他」的典範，那已經是神域了。弔詭的是，社會在勞動結構上，要求教職和勞方齊頭式平等，將教職從聖壇推下，提供點餐式的服務，卻又以完全利他的標準，審視教師的言行。大家未察覺的是，當你把冠冕從老師頭上摘下後，你的孩子同時也不再仰望老師、聆聽教誨了。

在眾聲嘈雜的獵巫氛圍中，我開始隱匿自己的職業，去髮廊洗頭，盡量避免聊天，在陌生的社交圈，編造自己是家庭主婦的身分，生硬地聊著主婦的一天、養兒育女的日常，像見不得光的忍者。

建立在「對立」基礎上，藉著否定他人的自我滿足，真的會讓自己身心得到平衡嗎？還是躲掉了自我審視的根本問題，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鴛鴦行為。

當輿論像漫天的臭味席捲而來，逃無可逃時，自己只想好好地教書。職業的選擇，從來都是個人自利的理性衡量，不是大命題。至於利他的程度要做到多少，也是個人的選擇。避開了社會口水的暗流，讓人更不勝其擾的是同一條船上的人互相拉扯。

即使低調做人，不和人爭、不和人比，在這個位置上，以「應該」做什麼來要求自己，但別人就是會站在相對的彼方，對你磨刀霍霍。

人的精力有限，下班後卸下老師的道袍，洗手作羹湯後，還要陪自家小孩玩耍做功課。萬一有恐龍家長打電話指教，質疑為何她成績好的女兒要去倒廚餘之類的大哉問，必須再穿上盔甲，對她曉以大義；甚或有弱勢單親媽媽半夜被鬼勾了魂，用來自地獄的微弱氣音哭訴，說她很沒用，繳不出房租要被房東趕出去，想要帶孩子一起去鬼門關報到……人仰馬翻、神經緊繃的一夜過後，早上仍然得站在講台上，繼續對學生灌雞湯。

沒課的空堂，是殘存僅剩的珍貴時光，用來練內功昇華，強調「跨領域」素養導向的教學不容偷懶，眼耳鼻舌身意並用，在書籍和網路的汪洋大海中，努力辨識、捕撈同科的魚種。

可是，在潛入汪洋時，卻聽到農場的聲音，那是熟悉的火雞，一聲緊接一聲，急促不斷，連續高分貝的咯嚕咯嚕聲，穿透耳膜。火雞的習性是，當有一隻主音開嗓後，後面會有一整群的火雞一起共襄盛舉。

而我，不管願不願意，都必須傾聽。

回憶起小時候在老家院子裡，被一群火雞咯嚕咯嚕追著跑，我像獵物繞著院子轉圈圈，使出跑百米的逃命速度，仍被啄得兩腿瘀青，大人們看戲般哈哈大笑，我只能擁抱自己受傷的心。直到現在，被火雞群體追逐的肉身記

憶還在。

何以在最單純的職場，還需要宣示地盤呢？

望著滿園春色，我明白了。奉獻於校園的這些師者，日出而作，日落也未必可以休息，青春就這麼被耽誤了。《牡丹亭》唱到〈遊園〉就結束，一轉眼，杜麗娘老了。人最終要面對的，還是自己。

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

佛說逆增上緣，就像蘭花和蘋婆花和諧地長在同一棵樹上。世上本沒有完美的事，正因不完美，才能在人間道場修練，才得以生出胸襟和眼界。香味和臭味，本就是相對的感受，沒有對錯，只是立場和價值觀不同。失去信念，蘭花也會枯萎失色。而掌葉蘋婆的另一個名字是「香蘋婆」。

聞著聞著也就習慣了，是因為理解，接受了。

香蘋婆異味退散後，頂端會開裂孕育出拳頭大的紅果，造型奇特，像佛唇微啟，吞吐梵音。再開裂大些，外殼便如木魚般，日日在枝頭敲誦。校園，就是個道場，修行在個人。

不久的將來，我也會像化作春泥的落花，離開校園，走下講台。但我知道，掌葉蘋婆會一直在，花一樣開。